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集部五

青山集八卷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青山集八卷元趙文撰文字儀可一字惟恭號青山廬陵人宋景定咸淳間嘗冒宋姓三貢於鄉後始復本姓入太學為上舍宋亡入閩依文天祥元兵下汀州與天祥相失遁歸故里後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

雄文學其卒也程鉅夫為作誌銘見於雪樓
集劉將孫作墓表亦見於養吾集載其行履
頗詳近時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其入元授
清江教授而程誌實作南雄鉅夫與文交契
甚厚不容有誤疑嗣立所記乃偶然失考又
永樂大典書其名多作𡚁字案集韻𡚁文音
義本通猶陳敷作𤋮非有兩名也文與謝翺
王炎午同入文天祥幕府滄桑以後獨不能

深自晦匿以遲暮餘年重餐元禄出處之際實不能無愧於諸人然其文章則時有哀江南賦之餘音擬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亞乎文嘗自言行事使人皆可知可見者為君子之行為文使人讀之可曉考之有證者為君子之言令觀其詩文皆自抒胸臆絕無粉飾亦可謂能踐其言矣焦竑國史經籍志載青山藁三十一卷世尠流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裒

輯編訂勒為八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青山集卷三　　　　　　元　趙文　撰

劉氏詩稿序

古之爲詩者率其情性之所欲言惟先王之澤在人斯人情性一發於正是則古之詩已尹吉甫自謂穆如清風家父自謂作此好歌當其意到語適自清自好亦不知見刪於聖人而傳於後世也夫子之於詩刪之而已

無所論說也亦間有所發明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又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詩話始此矣三百篇後建安以來稍有詩評唐益盛宋又盛詩話盛而詩愈不如古此豈詩話之罪哉先王之澤遠而人心之不古也舊見胡仔漁隱叢話雖其間不無利鈍亦觀詩之一助又有總龜俗甚黄氏玉屑最後出大抵掇漁隱之緒餘而已吾來文山日從宋季任郭友仁言詩季任集諸家之說友仁增廣而編次之凡

漁隱諸書之所已陳者一語不錄二君盛年强力使有
科舉之累亦安得餘力及此噫

蕭漢傑青原樵唱序

蕭漢傑出所為詩號青原樵唱示余或曰樵者亦能詩
乎余曰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何獨樵者彼樵者山
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傷其歌而成聲不煩繩削
而自合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清風吹衣夕陽滿地忽焉
而過之偶焉而聞之往往能使人感發興起而不能已

是所以為詩之至也後之為詩者率以江湖自名江湖者富貴利達之求而饑寒之務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傷矣而又拘拘於聲韻規規於體格雕鎪以為工幻怪以為奇詩未成而詩之天去矣是以後世之詩人不如中古之樵者漢傑自抑其詩曰樵唱樵唱詩之至也我學為樵唱而未至也雖然衡鹿守山今之樵者又誰暇唱君詩傳得無使長民者謂山中猶有不病之樵者也願君勿示鷄林賈人

陳竹性刪後贅吟序

詩之為教必悠揚諷詠乃得之非如他經可徒以訓詁為也古之學詩者必先求其聲以考其風俗本其情性後世學詩者不復知所謂聲矣而訓詁日繁去詩寖遠漢人稱說詩解人頤詩非凝物說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於眉睫之間乃為善爾近世橫渠以詩說詩蓋得之然不過十數章止橫渠蓋姑為之例爾竹性陳君取風雅語一用橫渠例謂之刪後贅吟余讀之毛鄭以來奇

不得者也雖然詩與珠玉異珠珠而已爾玉玉而已爾
至於詩不可以一體求采詩於彭澤而曰非靖節之詩
不采是絶天下以為無詩而亦不必采也人之生也與
天地為無窮其性情亦與天地為無窮故無地無詩無
人無詩采詩與刪詩異刪詩非夫子誰敢當之以夫子
刪詩田夫野人之作宜無足以當夫子之意吾觀於詩
而後知夫子之大也方其觀於風也不知其有雅也及
其觀於雅也不知其有頌也歌二南春風醇酎之濃郁

也歌邶鄘鴈烟蛩雨之凄斷也歌王如故家器物雖敝壞零落而典刑尚存見之能使人感傷也歌鄭衛陳如行幽遠閒曠采蘭拾翠閑情動盪而禮防終可畏也歌齊秦如與山東大猾關西壯士語獵心劍氣不覺飛動也歌唐如聽老人大父相與蹙額而談往事也歌魏曹鄶如楚舞短袖雖欲回旋曲折而不可得也歌豳如行阡陌間所見無非耘夫桑女亦不知世有長安狹斜也吾以是知夫子之大也故采詩者眼力高而後去取嚴

心胷闊而後包括大今之所謂采詩者大抵以一人之目力一人之心胷而論天下之詩要其所得一人之詩而已矣而况或怖於名高或貪於小利則私意顛倒非詩道直市道而已高敏則兄弟俱從吾學信則今亶永新州學而敏則彭澤二高俱有詩聲而敏則琴又清熟如其詩自負其才嘗一筆萬言浩然有主父西遊意是將有意乎天下之詩者豈獨彭澤而已哉故余爲之序以壯其行

如尋常以傷其親心者甚衆於是定叟果難矣定叟之歸也南方士友無不為詩送之人心天理之同於此可見吾於定叟之事亦喜為人誦之非為定叟難之也悲定叟能為其難而世之不能為其易者衆也

王奕詩序

世謂詩能窮人歐公謂詩非能窮人詩必窮者而後工陳無已謂詩能達人皆未必然也詩者天之所以私窮人使之有以通其窮者也孟郊賈島世所謂羇窮之極

者使天不與之以清才而能為詩亦甚矣宰物輕與人以富貴重與人以清才委巷之人崛起而有千金跨大馬稱達官所在時時有之至於能詩之士曠數十年而不一遇也豈非天之所靳在此而不在彼歟吾友王奕亦大苦學而蕭然一寒人皆謂亦大詩窮吾謂亦大不窮亦大貧耳亦大何窮哉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吾窮居每諷此詩充然不見吾為不足而況能為此詩者乎富者踞桉終日焦然樓船戸馬之應

酬前者在庭而後者在戶雖有高臺曲池撞鐘舞女將不暇樂貴者縻組而入佩瑰而出率以為常其得志者乘堅驅肥於黃河莽蒼之外風沙雨雪新知邂逅立馬而語寒酌酒以相喣而吾亦大翛然溪水之上雲煙竹樹莎蟲水鳥與凡盛衰反復可悲可愕之事皆取之以為詩豈不浩然於天地間而得其所以為亦大哉吾貧甚似亦大而亦有吟癖每苦吟得句欣然滿意未知世間富貴者之樂與我得句時何似雖持此今世誰售而

來者誰傳然人生貴適意耳使吾吟常得句即常適意即雖富貴亦不過如此矣正恐富者之顰蹙更甚吾苦吟時也嗟夫吾言過矣亦惟亦大而後可以聞此言也

李叔登詩序

謝公問子弟詩中何句最佳遏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對謝公乃獨愛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今之談詩者豈以謝公之說為然哉要之詩六義異今人所喜獨在風比興爾大率前輩尚渾含後生喜

流麗宜謝公所賞與遏輩異也余與叔登俱客歷塘之上叔登典則士間相從倡和皆訏謨定命之作一日同挽張文翁叔登云飲仙疑旭似書學自堪傳又云遽斜庚子日適在巳辰年蓋張嗜酒而善書庚子生卒癸巳余已服其精切其後盡見叔登集如題梅閒云此外有花皆長物其中分席只孤山九日云白髮欲千丈黃花又一年皆頹脫奇傑於訏謨定命之中未嘗無楊柳依依者每見國初及耆英諸老詩語皆樸茂元祐以後發

越動盪之意多而諸賢之福氣一時之世道亦不及多矣觀叔登詩知叔登晩福未可量而世道亦或可望叔登李氏名應楠

來清堂詩序

物之初有聲而已未名其所以聲也於是有名其所以聲者而後謂之言而猶未有字也於是有形其所以言者而後謂之字言與字合而文生矣文也者取言之美者而字之者也詩也者以言之文合聲之韻而爲之者

也聲而後有言言而後有字字而後有文文至於詩極矣彼其初何以異於蟲耶蟲之聲也庸知其非言也而不能形其所以言夫亦生且死而已矣而焉用形其所以言哉故曰唯蟲能天吾每為文辭苦且倦甚欲休乎未始有言之先而既已有之矣然默默終日輙不樂有時言之而得其所欲言雖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則又笑曰此寧非吾天耶今年春來清與吴孔瞻戴用聖諸人遊每陰陽寒暑日星之運草木鳥獸蟲魚之感無一不

發之於詩前于後喁往復不厭歲晚筆之遂成卷帙相視而笑亦莫知其所自來也雖其間一時之作未必盡合然亦豈無出於吾天者姑序而藏之他日之傳與不正未可必也

送羅山禺序

士之貧於今世不亦可笑也哉往時士拔一第難改官又難令立賢無方用人不次版築漁釣割烹或坐致公相即擁鉅萬連阡陌直何足道必無用如余者乃貧爾

異時吾鄉大家皆積累數世而後能有所就未有朝為一窶人暮為萬石君若近世之易也然近世富家其驟興崛起不出於詩書之澤不本於父祖之積雖能驟致富强驚動閭里其子孫一落往往鞭背馬前呼皁庭下終不若彼出於父祖之積詩書之澤者雖貧且弱猶挾冊往教號稱人師此俗人之所詆諆姍侮而至不易得者也印山羅氏有曰嵎山嵎者與余庚午同解進士數年來貧於賦役僕僕館四方間過余充然不見不足之

色豈非以先疇累盡去故耶昔者君家固起於儒士梗
遇雨復歸於土夫亦安知無取是梗而盛以篋行巾以
文繡者吾友李希元作序為山禺言貧山禺未嘗言也
居今而貧吾猶笑之而況他人雖然余畸人也畸人之
言率與時左余以山禺為可笑安知山禺親戚故人知
山禺者不惻然動其心而欣然為之一援手也耶

送謝會可序

人心如畫師士自讀書為文以至功名富貴下至農工

商賈所以營其生者萬方凡出於其心之所建立者皆
畫也豈必弄筆墨為戲而後謂之畫哉謝會可畫梅蘭
竹石枯木草蟲山水精絶每一紙出諸公貴人爭取之
然會可每不屑為人作乃獨以舉子業為童子師問之
則曰彼工也此師也師孔孟之位也故吾寧忍窮而為
此余曰子過矣以子之才使在科舉塲屋即高科膴仕
亦書生分内事今隋唐弊法廢去不用士無所發身以
行其志自非老無他能如我寧當栖栖免園急就老死

而已丈夫負其耿耿苟不忍草木俱腐則挾其所能豈不可以名一時而傳後世蓋士有足恥者而不在乎為畫師也屈哉乎會可悲哉乎吾言雖然吾與汝亦畫也吾聞畫非酒不奇且相與飲酒

送尹壽翁序

二十年前尹壽翁在場屋自能駕風鞭霆摘抉星宿即才不如壽翁亦可舉可第場屋既閉歲貢士二人非富者少者有力者不得萬無貢壽翁理士窮至此無可為

者壽翁挾雷法星書走數百里外藉是為井田取養屋矣雖然壽翁何屈談天固儒者事況役使雷霆鬼物人爵不可得而要爵於天自除授自遷轉其晉於求人爵者所信多矣君號見心陰極陽生等語不足復為君道事至於極而後見天地之心令壽翁極乎未也士不得志於人必得志於天壽翁既畸於人宜其役雷而雷我靈談星而星我驗將所至踏破鐵門限多得買山資亦足了此生矣吾儒家有大雷法大星經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非神通妙用可乎孔孟扶持世道的然識其期月可三年成百世可知七年必為政於天下果何所見何所據而取必歲月如此其必有術矣我亦欲行雷法談星經顧未知天心何如爾見心嘗試以語我來

送文介山序

文介山吟愈工愈窮貌愈老老而傳客諸公間行李中有詩數卷及古銅鑪餅所至焚香插花對之即賦所未

能忘情者攜乘雲歌薤露悲吟躑躅其鬢髮盡白對酒
浩歌雖旁觀怪驚狂起不為忤予謂介山以翁年仕宦
猶當告老而家居況客耶介山曰吾豈不欲家者顧先
廬亂後不復葺嘗春雨淋漏不可睡吾起坐吟數首滿
意甚及旦索紙書之案左缺足而地右傾手拾斷瓦支
焉筆未濡而紙已濕一笑而罷吾客外雖索然尚不至
此予聞而驚曰此非介山憂諸公責也君子之愛是人
也則必為之計久遠諸公愛介山寧當使之以七十翁

客外即夜起誰侍扶者我為諸公畫計諸賢歲以數月
俸奉介山寧不亦費酒數十斛何不各移數月酒資使
翁得結茅三間以不漏而睡且吟孔子云老者安之若
諸賢聽吾計即介山安矣然後時時小兵馳一壺問翁
安否翁龍鍾方據案苦吟聞籬根枸杞聲杖藜出問誰
何顧小孫取甕甌酌數過又吟翁亦時時出謝故人知
已童兒遮道迎笑問老先生不出幾日矣出安往豈非
詩家一奇事豈非今世一佳事而在諸賢直易事耳吾

於翁厚甚顧不當以貨財為禮第旦夕成翁曰安得健步移遠梅則吾請先

送宋公路序

苟於事親從兄盡其分綜理家事有其度即道在是矣使其父子兄弟之間未盡分而米鹽薪水一切付之不治方篋羸糧負笈千里求師曰學道學道其去道也遠矣昔者科舉命世士不得志於科舉則慼慼得志於科舉則千里走京師試禮部試禮部而第則歸而需次及次

而迎親就養幸甚試禮部報罷則又試成均試成均不中又戚戚而歸則是三歲之間其得安坐事親者僅一歲止試成均而中則終歲爭名天子之學榮親之望與思親之念常交戰於胷中脩廊夜鐸収燈掩卷敦其獨宿不知二親千里外亦已睡否睡不念其子否蓋科舉累人甚矣吾自甲子後十年間正若為功名役一旦世變蒼黃歸奉親辟地數年甫定而風木之悲不堪言矣誠知其如此豈以十年養親之歲月而棄之於奔走乎

已矣而勿言之矣吾友宋公路自清江來從吾遊始至一試為廬陵學諸生諸生推之郡博士甚俊異之秋風早凉余有行役公路匆匆别余歸因為誦余疇昔之作葢既以自悲而且為公路賀為公路勉也無科舉之累有讀書之閑無客外之若有養親之樂余不得及公路矣余不得及公路矣孟子為曹交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交願留而受業於門則告以歸而求之有餘師歸而求之求之孝弟而已公路勉之

送朱則陽序

使在前十年朱則陽何至以親喪累人哉憶吾舉庚午進士時則陽在同升中年最少方巾廣袖俊氣溢出眉目使禮部試士不已則陽且再試三試將不能取一第以光榮其親耶即不幸親死營高燥送車千乘賵者脫驂弔者挂劍何至栖栖風雨中銜袖作章黙居士語耶吾謂則陽古之孝子之葬其親也雖負土種樹不借力於人固有親友賻贈而固辭不受者矣今子之以親喪

不能舉告人也何居則陽泣且言曰吾豈欲家於喪者吾忍死數年惟是大事未畢顧重器必不能自舉前無一日貴富之待而後有倉卒不測之虞葬又不容以不亟自世變來士賤傭貴一切所需直百倍他日計令日貧者之葬不減異時中産之費也吾終歲往教之所得吾之所謂井田者在是俯仰衣食之餘其與存者有幾將何以集事若是而曰必不借助於人是吾親無葬期矣吾聞其言愴然誰非人子仁人君子豈有聞則陽之

言而不動其心者乎東坡有言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吾於君友中貧特甚不能有以相予也敬為予言

尹公槐雲萍録序

雲萍有録尚矣異時東南偏仄相遭於偏仄之内其為散難聚易南北一家天地濶遠士之交遊寖廣而散易聚難不有以録之再會且無足徵此尹公槐雲萍録所以不可無也公槐快士方浩然有功名志未知此生當費幾録抑吾有所謁於子子之録也必王公大人而後

録與古之士有王公大人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者矣王公大人求書是録而不可得而後予之録重若徒以其王公大人也而録之則天下士有不願與是録者矣天下之奇士無定在翳桑餓人安知非靈輒吹箎鼓腹安知非伍子胥釣魚城下安知非韓淮陰吾懼子之未必録也陸機入洛有刼其舟者機登航屋望之見一人踞胡牀部分羣盜機遥謂曰觀子氣貌柰何為此其人即拜且泣謂機知已機至洛薦士以其人為首後為渡江

名士與王導齊名曰戴若思者即其人也令君脱遇是人以為幸歟以為不幸歟録之歟否歟吾又聞太行之陽嵩山石室之間有隱者焉君將問其姓名有不告而去者矣若然者君又烏得而録之

龍有章卜築序

式微旄丘諸侯寓於諸侯者為之也黄鳥我行其野昏姻寓於昏姻者為之也諸侯失國則托於諸侯昏姻失家則托於昏姻朋友之無所居非朋友之托而誰托乎

托之矣而未得其所安非朋友安之而誰安乎才情如龍有章而皇皇焉一居之不可得有章之友有不得辭其責矣世言孟嘗君好士余竊疑之馮驩彈鋏之歌無魚則遷之幸舍而魚矣無車則遷之逮舍而車矣至無以為家則為之不悅而卒不聞所以家之者士亦焉往而不得車魚乎敢以此告今之為孟嘗君者

送蕭漁所序

漁有所任公漁會稽一漁而得大魚自浙河以東蒼梧

以北無不厭魚者又有大者焉陶士行漁於澤中一漁
而得龍雷雨挾之以飛又有大者焉龍伯國大人漁於
歸墟一漁而得六鼇流二山以為北極又有大者焉丈
人漁於江上一漁而得伍子胥後胥卒報强楚夫差用
之以霸又有大者焉太公漁於磻溪一漁而得文王為
周輔相以有齊國其他嚴子陵七里灘張志和西塞上
陸魯望笠澤皆以漁得高人隱士之稱以名後世其與
揭竿守鯢鮒相去無幾耳蕭振玉不知何所於漁而凡

天之二百八十三宫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舉得而識其
狀貌之詳與之言言語語以知人間富貴貧賤死生禍
福之故而後隱之如任嚴張陸逵之如太公望伍子胥
陶士行又遠之壽如龍伯國之人舉不能遡吾振玉之
見然則謂振玉漁于河漢而得星豈不可也吾聞河之
南有魚馬觀之以知雲雨河之北有龜馬占之以知吉
凶南斗之南有鼈馬觀之以知水是皆不足漁也天漢
起東方經箕尾謂漢津其南經傳説傳説在尾後莊周

書言傅説騎箕尾有以也振玉漁天漢而遇傅説焉為
我告之曰天下蒼生望子久矣

青山集卷二

元 趙文 撰

序

彭應叔山家大五行論序

天地之初皆水而已彼其蕩漾凝結而為山者水之滓也其曲折其髙低要亦出於其勢之偶然而其實一大塊也古之人生且死於其間而已矣而後之人因其髙低曲折而為風水之說來者為龍盤者為穴堆者為沙

前者禽後者鬼如是而可以富如是而可以貴自有道者觀之其不猶蟻穴之盤龍岡邪俗師野巫方持羅經以論卦座言人人殊彼又惡知其說之所從始與理之所以然自彭應叔大五行論出而後推其說合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數以至太玄參同醫經丹說無不脗合而羅經尊矣或曰令之求地者龍穴為急沙法次之卦座水神之說拘矣應叔又發明陰陽五行之說雖非俗巫所有毋乃徒迂闊而無用乎余曰不然古稱地理

要必明其理而後可以用其術則是書者莊周所謂無用之用也應叔用針主丙午而非子午此則似不可概論子午天地之中中原得天地中氣之正子午可用東南地勢既偏故稍移丙以就之不中所以求中也南北一家求封侯富貴者相屬闐應叔名者誰不欲傳容之針法隨地勢用之可也

吴山房樂府序

觀歐晏詞知是慶歷嘉祐間人語觀周美成詞其為宣

和靖康也無疑矣聲音之為世道邪世道之為聲音邪
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號知音律者宣和
之為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綠蕪凋盡臺城路渭水西
風長安亂葉非佳語也憑高眺遠之餘蟹螯玉液以自
陶寫而終之曰醉翁山翁但愁斜照斂觀此詞國欲緩
亡得乎渡江後康伯可未離宣和間一種風氣君子以
是知宋之不能復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蕩磊落猶有
中原豪傑之氣而江南言詞者宗美成中州言詞者宗

元遺山詞之優劣未暇論而風氣之異遂為南北強弱之占可感已玉樹後庭花盛陳亡花間麗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吾友吴孔瞻所著樂府悲壯磊落得意處不減幼安遺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天地間能言之士騤騤欲絶後此十年作樂歌告宗廟示萬世非老於文學誰宜為

高信則詩集序

孟子以固譏高子為詩而吾友信則自名其詩曰固豪

謙辭雖然固詩病也有心於為不固亦病也自三百五篇以来發乎情者流動發越誠無所底滯使無止乎禮義則情之流者將何之騷體起於南國跌宕怪神出乎風雅頌之外而其歸於忠君愛上則詩之禮義未嘗亡近世詩人高者以才氣凌駕無復細意熨貼下者纎軟稚弱固不足論工者刻削過當去情性絶遠踈者則苟簡滅裂雖律詩亦不必留意屬對矣如此而謂之不固是誠不固也今人但知律詩有律不知古詩歌行亦必

說者進於道矣

贈許生序

許子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子冠素自織之與曰否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許子不知幾世孫祥叟本刻梓又圖書又金石以刀為筆尚不甚相遠而且雷法且婦人醫且眼醫充其巧即自布自冠自釜自甑亦何所不可抑吾有憂焉巧者勞拙者逸子之能多則人之易子也多子方呼召風雷而東家以

庵學矣恕翁見余嚴湖且別徵贈言余曰昔者足下家君為子請字於潛齋翁潛齋翁字子以恕夫恕盡之矣予何言恕之取譬唯醫為近人方在呻呼顰蹙之中為其親戚者愁苦墊隘欲代不可援天號神靡所控告漆漆然惟醫之是望而世之貪醫方且風雨莫夜辭方且責報於未試方且先富之緩者而後貧之急者是反其心而思之吾一指之痛也何若吾一稚之苦也何若則未有不得其本心者矣此之謂恕此之謂求仁莫近吾

考史傳醫家唯南史徐文伯兄弟五世貴盛自古無比此外大倉公無子扁鵲為李醯所殺華陀為曹操所殺皆不聞有子能傳其業此無他倉公不肯為人治病病家怨之扁鵲醫婦兒老人隨時變易其術以規利華陀晚以醫為諱為曹操療頭風尚留不盡之術屢呼托妻病不往而況他人不恕於人者天亦不恕於我理固當然令恕翁傳其父業而又將以傳其子君父子之用心可知矣恕翁起再拜重為告曰恕有二恕人恕也自恕

亦恕也恕人可自恕不可夫醫之難雖倉公猶自謂治病有時不能愈豈可謂倉公無不愈之病哉我不愈而人愈之必彼之術賢於我也世之有疾者亦豈肯舍能愈之人而嘗試於未可必之人哉而惰者見夫勝已者輒曰有命醫道類相醫造命者也非言命者也恕翁庭闈之講有素學問之日方長益精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至四方之欲愈疾者不歸恕翁而何歸乎

贈醫道士蕭無為序

蕭師學為醫問其號曰無為余曰傳稱晉侯疾秦伯使醫緩為之杜預注為治也緩治則曰不可為他日秦又使醫和視晉侯疾和亦曰不可為是古之言醫者皆曰為今子醫也而曰無為何故無為曰吾師之言曰無為而無不為吾以之療病可乎凡人之病皆生於為使皆饑而食渴而飲夙而興夜而寐春夏而動作秋冬而收藏即病安從生既不謹於為以至於病吾治其病而已其邪也逐之其積也疏之開鬼門潔淨府是不免於為

矣雖然是所以為無為也彼不善為醫者因一藏之病而擾及他藏因一經之病而累及他經使其五藏相讎而不寧十二經十五絡擾擾焉不病於邪則病於藥茫然莫得其病之所在則又用其下品以搜求於腸胃之間若捕盜然罪人未得而良善先及當是時雖有和緩不能為也是故善醫者以無為為以無為為者非不為也為之於所當為而已矣余曰夫治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夫子之論舜曰無為而治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

已矣夫舜豈誠木偶人而已哉病在四凶則治四凶病在三苗則治三苗是故病去而元氣不傷東漢之末病在宦官竇武何進之徒知其病之在此也而無術以去之乃召董卓以為之宦官未誅而董卓之難作遂使袁紹曹操之徒得以誅卓為名而天下大亂以至於亡庸醫之為病何以異此語有之曰病不服藥為得中醫蓋不服藥止於不為而已未若為之之害大也有病者苟不得以無為為之上醫又不如得不為之中醫無為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亦曰無無為謂是

贈無見和尚序

有目不能以無見非學道所病也見而不與之俱往又不留於心幾矣至尊從輪掌中飛一寶光阿難右而阿難右盼又放一光阿難左而阿難左盼阿難不能不隨所見而動搖而能知見性之不動其庶乎然使之見而不動則更進一步矣見之而不動謂之無見可也今夫瞑目而趺坐可以無見矣然本心不定則其擾擾乃甚

於未瞑目時寢而不寐寐而夢是豈有所見哉心而定也雖不必瞑目趺坐猶無見也是故無見易有見而無見難有見而無見易無見而無不見難蓋至於是則圓覺大智朗然獨存而見性周遍十方矣而豈易到哉觀無見東拂北禪諸公叙詩以道其行者不少矣而無見猶介吾弟以請於予夫無見之於予未始有一日雅也而知求於予則無見必有無見之見也予未始識無見而為之言予於無見亦有無見之見也此豈他人所得

與哉後日相逢又當刮目

贈李見心序

世有所謂道法者能使雷霆鬼物其理誠有如釋氏所謂萬法由心生者人一身五臟皆有神而心爲之主存吾之神雖天地可動也而况於雷霆鬼物乎夫子不語怪神世固非無怪神也聖人道其常而不語耳李見心從事雷霆諸法以濟人治鬼物靈甚私有所欲問於君造化之顯然而可畏者莫如雷霆經史所稱震夷伯廟

震武乙射天碎元祐黨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或言顏魯公為神于雷蓋有是理竊疑之雷霆之擊一樹也以其怪妖蛇虺之所伏為人害也世之為人害者不少矣則必有為之伏也雷默然未有討焉而徒時時小樹小蟲之是震得無舍豺狼而問狐狸乎君有職司於雷霆者嘗試為我問之

劉肖巖觀星序

星萬八千有奇其有名可識者三百六十星何名哉後

人傳會而名之爾夫豈惟星雖天亦其初誰天之文字
展轉因天之而不可改爾今之談天者有百中經即可
言星命有排日歷即可言躔度指在天之三百六十者
以問之曰此何星也曰吾不知吾不知是何以異於不
識藥之土產真偽而用藥者哉劉肖巖能推歷又識象
其言曰吾貧不能具油甕吾夜卧而覾之其逆順進退
疾徐羸縮必與吾歷合其不合者吾雖歷不敢信而況
於市井排日者乎故吾推人命非他有謬巧大率以天

為歷以目為手而已嘗試有以問君君名肖巖肖巖事本傳說天有傳說星說者曰傳說死而其精氣上乘箕尾之間為是星也使是星果傳說為之則其所主當係賢人君子之進退天下國家之治亂而特主後宮女巫之事是何也蓋箕尾之間固有是星後人見莊周書有傳說騎箕尾之說因以名之爾是傳說不幸為莊周寓言受誣而反為是星借重也猶天駟之旁有王良傳舍之旁有造父後人以其在天駟傳舍之旁有類乎御者

一而未知此其必然耶無肉瘦無竹俗世之知舍肉而取竹者鮮矣而王子猷獨深好之庸知今之清者直者堅勁者之不貴乎由此言之貴與否直未定也吾鄉蕭君宏叔號竹隱而善相徵予言既告以此重為告曰凡物美惡何常邕以痂為甘赤以溷為潔海上之夫以臭為芬溺於彼者深其視熊蹯豹胎金鐺玉椀與夫蘇合婆律之逆於鼻不可一朝近也君出觀時貴人熟入歸見此君得無反訝此君之不濁不曲不軟媚乎竹隱笑

曰吾與此君周旋三十年矣吾出而無所不相歸而清風祓之竹不我疑也予毋問我

贈易卜尹清甫序

鍾毓不求公明筮死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顏含不求景純作卦曰自有性命毋勞著龜人固各自有見顧方幽憂感懟之中安得如管郭者而問之乃聞峯塘尹清甫易卜奇驗一日邂逅金溪之上試令作卦如扁鵲見人五臟癥結如東方生射覆如佛祖通他心即管郭何

以過此余嘗謂公明景純之術得傳後世以其所驗者多名公卿清甫下簾深山即竒驗千百誰復傳之雖清甫不求人知然一代竒術泯焉無傳寧不可恨吾試為卦得遯䷠艮下乾上之漸䷴艮下巽上其繇曰乾之巽亦巽之乾君子好遯遯其遯遯于山其遯遯于山而升于天木氣上行進于天門鴻趾連連得桷以遷木高而風鴻飛其翮不出三年當有二首六身顯于天門而君亦繇之以傳乎二首六身亥也木繫以生亥乾也故為天門木三數也故

不出三年

贈王祖文表背序

世稱莊嚴書畫者謂之表背二字不見史傳吾嘗思其義表外也背亦外也槩而言之則飾乎其外之謂也吾鄉有精是業者曰王祖文謁余曰昔吾祖吾父皆儒也吾不能世其業而業此吾羞焉余曰而何羞今天下皆表背也綴其語言而謂之文雅其衣冠而謂之士吾不知其中何如也然大者可以取卿相小者猶買田宅遺

子孫彼之表背欺人子之表背不欺欺人者猶遇若是
況不欺子持子業往必遇不疑

贈尹道士序

道士尹起莘吾友朱復古之弟子復古以琴鳴諸公間
莘學琴於復古將行來别使之琴宛然復古也琴罷與
余論丹益奇出其所為墨又奇余曰子以是為道邪昔
者而祖關令得道德五千言於老子老子非而祖師邪
余觀而祖師未始有琴與丹與墨也而焉用暨暨焉與

人偕來之衆萃曰吾師之書何所不有吾以之酬酢以
之佑神將百千萬億於琴丹墨而未始有極也吾師不
云乎渙兮若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
其若濁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吾以之為琴吾鼓之
而喜者娛心悲者技淚而不能止吾之琴非雍門周伯
牙之琴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常存用之若勤
吾以之為丹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吾之丹非桑君鐵甕
之丹也知其白守其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吾得其玄

且黑者以爲墨用之愈久而愈不敗吾之墨非李庭珪潘谷之墨也且夫天地一琴也隂陽一丹也混沌一墨也吾方養形於隂陽之丹玩心於天地之琴而寄目於混沌之墨而子方且以絲桐爲琴以金石爲丹以膠煤爲墨不亦遠乎予聞其言惘然則敬以請曰以子之説爲我書之可乎道士笑曰吾不解人間書叟爲我書爲我書

贈張山人管見序

以管闚天言天大而所見小也張山人談命號管見則

不然天之大也正使周四垂而望之亦何足以盡之哉
泛觀之不盡又不若管闚之精七政之行度必窺之以
孔徑一寸之衡太陽之精必取之以中凹之鏡泛然而
求之不得也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廣而難周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日寡而易覈此致一說也吾所見談命多
矣今日見張山人說林開數專論所歸竒中要之造化
之大精於其一可以窺之若汗漫而求之滋不合爾故
管見致一之謂非見小之謂也山人喜吾命有歸風濤

如此欲何歸乎

贈文一志兄弟序

文堂同知慨然語其友曰太師公粥田教子而吾不能以有餘之入為子擇師吾等太師將以幣約余教其子會余已與故人約不可負則走百里謝文堂二子貞字一志寧字紹志各出所業示余余既和其詩嘉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二子復請不已重為告曰昔明皇問曹霸卿畫馬誰師對曰廐馬萬疋皆臣之師今子讀書

為文天地間道理誰非予之師者而況六經行世如日
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予義理師三百以後騷選陶謝韋
柳李杜蘇黄二陳予詩師晉唐以來帖予字師而況太
師丞相之遺訓宣慰公與而翁之教詔予之師亦多矣
予勉之而已矣孟子曰人樂有賢父兄也單門晚出砥
砺自奮聲譽難起予之間見多移養别交遊廣規單門
晚出難易萬萬予勉之哉學患無天資而予有其資矣

贈劉雲山序

山之蒸氣其名為雲雲之態不知其幾千萬也雲出於山雲起而山隱焉雲去而山之為山者自若雲動也山靜也動者變靜者常此雲之所以斯須而山之所以壽歟人之遊乎世其何往而非雲乎出沒於是非利害得喪之中而不失其山之體者鮮矣劉西龍號雲山科舉士科舉罷飄飄然挾甘石書以遊吾黨之士莫不屈之而西龍油然不見有嗔樓意其雲其心者歟雲之變未有已向也士今也術雲也今也術後也俟亦雲也西龍

得吾言其亦自重矣乎毋失其所以為山者

贈劉玉衡序

昔者嘗疑舜之正天文之器曰璿璣玉衡而北斗魁杓亦曰璿璣玉衡不識舜之名器有取於斗歟抑斗之名有取於舜之器也夫斗則安能自名謂之斗謂之魁杓以至謂之星皆人名之也意者後之人見是七星者運乎天中以建四時而均五行有類乎璣衡者而以是名之與然以後世之侈所謂渾天儀者不過以銅為之而

舜以徑八尺周二丈五尺之璣長八尺孔徑一寸之衡
皆以玉為之吾又疑璿玉之未必果璿玉也若寳龜
然亦珍重其事而名之爾安成劉君談天號玉衡數年
來士多去談天談天正儒者事然而俯仰今昔不能無
慨焉然於中則不得其平不得其平則不可以為衡不
可以為衡則不可以窺天劉君每對余談夙昔容色充
然而無不足其得其平者與玉衡將行湘來别余酌而
祝之曰吾聞九州之星土荆州屬衡子以衡遊荆楚之

間其必有合也以是爲子賀又酌曰吾聞玉衡士燕子
是行其由荆而燕且大有合敢不重賀又酌曰吾聞春
秋元命苞言玉衡得萬人壽余泥塗之老人也敢不自
賀酌而飲余

曾一山修屋序

曾子居武城有寇至則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
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賢哉武城大夫令人
處患難方謀身謀家不暇視蕭然一士去來何與人事

甚者且怒其轎則去安則復矣而曾子自去自來之間乃更以新木牆屋累人雖其弟子且有所不安於心而武城之大夫安之忠之敬之久而不變其不謂賢哉吾友曾一山辟地上城上城諸公推屋以居之一山居上城轎則去安則復諸公油然無異辭人嘗言古令人懸絶如一山祖孫武城上城之事殆如出一人同一時武城之大夫安得獨賢於前也抑吾嘗過一山矣四壁如敗堠仰而瓦隙可以觀星俯而青青之蒲地者皆榆也

余謂一山此豈可以責諸公哉是亦一山有罪焉古人處客館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君家一唯翁之居武城也而一唯翁室曰我室牆屋曰我牆屋夫豈不安其分而我他人之物者其在我也推之以及人其在人也視之如我忠恕之學正如此爾令君居敝甚君誠安之獨不為惡少之騎屋慮乎夫諸公惟未之知爾君何不告於諸公修我牆屋諸公或相工或共費誰為君愛力又豈惟諸公將自諸公之外凡為一山故人與不識一

山而知一山者誰獨無武城大夫之心而君乃若是乎愛於一言也吾嘗謂士之處世得其時則屋天下之人而不難不得其時則雖以一巢累人聖賢或為之寧能翹翹翛翛於風雨中而不為桑土計邪於是一山忻然笑曰子試書其說以遺我

曾秀峯建祠序

嗚呼諸公言曾秀峯之痛亦有知余之痛者哉始余與亦周從丞相於延平也至小篔簹而病病且死丞相閫

即遣吏迎余至則與秀峯同館居數日亦周竟死秀峯
卜葬亦周水南鳳山既葬從丞相出汀丞相嚴事秀峰
未嘗以錢穀甲兵事累秀峰丞相以師道尊秀峰不敢
吏秀峯也丙子冬汀四境急明年春益急丞相夜與客
語必至夜分嘗曰各歸亦不能寐曷若相與更共語一
餉然余時尚病不堪久坐輒白丞相去正月十一日早
余病卧尚未起同館者余管轄亟扣門報丞相已去余
高卧不之信曰我夜者方從丞相處歸寧有此雖軍事

嚴密丞相忍不語病客棄之去邪余管轄不能待徑去
余逡巡起視之屋蕭然無人余所傭二兵亦去矣出門
門外軍過者如織余不知所為徒步隨行軍後冀追丞
相追丞相不及行至夜甚黑止野田中時微雨夜寒哭
聲四起蓋走者骨肉多相失又行兩日乃及丞相於吳
家坊丞相一見問余曾見曾先生否余曰未也丞相驚
曰曾先生其不免乎蓋十二日四更丞相得黃招撫報
近關已破丞相亟請招撫議事使者曰招撫已行三十

里矣故丞相亦猝猝行不及相聞爾然近闗實未破丞相發吴家坊如潭州余以病行三日夜憊甚不復能從與丞相訣留吴家坊不自意得不死又從黄招撫出汀遂得以喪弟告吾父相持慟絶不復聞秀峰動静秀峰之死其在於蒼黄出汀時乎悲夫秀峰吾同舍實前輩秀峰葬我弟我乃不知秀峯死秀峰已矣無後矣不祀矣後之祀之豈獨其宗人親戚是望朋友有責焉聞有秀峰三從姪曾覲復慨然有意建祠又合秀峰師友巽

翁文山祠之誰不興起感動雖貿如彣者猶將操畚鍤自編於役夫而況不為彣者乎三賢合祠示子孫也而並使來者尚見是鄉道德文章忠孝之盛其賢於尋常土木偶萬萬也觀復其以告於凡私淑於巽齋者凡為秀峰故人者聞文山之風者觀復毋獨為君子

[seal]